

陈 旭

兽岭 人家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兽 岭 人 家

陈 旭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尤溪印刷厂排版

福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8.375 印张 2 插页 174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7-80534-669-0

I·564 定价:6.00 元

序

赵学敏

大凡文学作品结集出版，都要请名家作序。我是当地主政者，并非名家，作者送来已编校好的《兽岭人家》中篇小说集书稿，要我为序。大概是因为我爱读文学作品，结识了省内外和闽北文艺界一批朋友的缘故吧！

闽北中年作家陈旭同志长期孜孜不倦地坚持小说创作，早有所闻。去年读过他写的《错道》短篇小说集，后来又读过他的近作《女人红、美人红》，这次看《兽岭人家》书稿。由于实在太忙，只读了其中《兽岭人家》、《盘溪村轶事》两篇。我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无论从选材、主题、立意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正在实现一个新的飞跃。《兽岭人家》集子同先前的作品比较，作者不仅深刻揭示了闽浙赣边界山区的风土物产和人情世故，散发着浓厚的闽北泥土味，而且作者着墨于正在进行的农村变革，把深化农村改革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写得栩栩如生，充满了时代的气息。阅读

陈旭同志的作品，能享受到闽北农村生活和农民朴实纯真气息的熏陶，更能领略到闽北改革开放的春风。

感人的东西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是同事业交织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事业，但决非天真烂漫的画卷。它其中包含了许许多多血与火的斗争。有保守与创新的矛盾，有利益竞争的纠葛，也有情与爱的是是非非，甚至会爆发激烈的生死搏斗。作者是一个基层干部，可贵之处在于，在亲身投入这场改革开放斗争的同时，敢正视这活生生的现实，细心观察生活，体验改革年月的人生，琢磨其中闪烁的生命火花，并把观察体验来的东西，加以艺术化。陈旭同志作品的真实感人，还在于不回避矛盾，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哀、兴盛与衰落，等等，都活活地托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启迪。总之，《兽岭人家》是盛开在闽北文坛上的一丛山花。

我以为，大家，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读些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可为提高人的文化素养，提高工作能力，对净化心灵，开阔心胸，增加知识，投身事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自序

请一位本省文学界的名人，或老师，或朋友为拙著结集作序，似乎是不会困难的，但我却不敢。为集子作序，写千把字的评介或荐文，那似是轻而易举之事。而要让人家读了所有的书稿后再写，就不容易了。我不忍心去麻烦人家，更不忍心去占用人家的宝贵时间。因此，我便决定自己作序了。如此这般，就有些“王婆卖瓜”之嫌，还请诸君见谅。

这里收集的六个小中篇，农村题材二篇，主要反映闽浙赣三省交汇处山民的生活情韵。《盘溪村轶事》以三个独立的短篇串成一个小中篇，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这些发生在封闭山村的“轶事”，似乎很有些诙谐，啼笑皆非，但却让人心中有些隐隐作痛。《兽岭人家》描写的事件历史跨度大，犹如山间一条清溪缓缓淌来。曾被《作品与争鸣》转载、评论。山城题材二篇，《山城风景》和《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描写发生在城建部门的现实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对事业、爱情、职责和人际的网交织在一起进行处理时，便有些困难重重了。但社会的责任感、人类的良知，促使他们做出了高尚的选择。爱情题材一篇，即《无缘石》，这是一曲悲苍凄厉的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女主人公为了爱人的前途计，决然放弃自己

的纯情之爱，同时还背起了负心的误解，其结局故然达到了自己设计的人格完善要求，但它毕竟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举措。另一篇，即《洞天世界》，主人公的爱情经历貌似荒诞不经，实为严肃的生命奥秘之探索，读者可以从中悟出人生的底蕴。

上述六个中篇小说，都是我步入中年以后写的，它依旧带有青年人天真浪漫的色彩，但它毕竟不仅仅是幻想，更主要的是在进行思考。文学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我既然滥竽其间，心儿自然也会像年轻人一样搏跳的，只是带有岁月的足迹罢了。

但愿读了拙作的读者，都能成为我的知音。

今年初写的《自序》，待到十月中旬校对书稿校样时，由于结识多年的文学挚友吴毓青君的引荐，省委常委、南平地委书记赵学敏同志愿为拙著写序。这消息对我来说自然十分激动。但转而冷静想想，这原本是赵学敏同志出于对本地区文学事业和作者的厚爱、关心和鼓励，并不是拙著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

因此，今后我当加倍努力，激励自己，以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赵学敏 1
自序.....	3
兽岭人家.....	1
盘溪村轶事	58
山城风景	93
洞天世界.....	140
无缘石.....	171
此心安处是吾乡.....	217

兽岭人家

这两个自然村，原本属于一个村庄。人民公社二十多年间，前半段也同属于一个大队，按水势流向，只有上、下村（大队）之分，两村相隔不足半华里，其间由一条宽坦的石板铺成的古驿道相联着。站在山丘上鸟瞰，活像一把桑木扁担挑着两只箩筐。自从分开两个独立单位之后，就像分了厩的两头牛牯，一头扑在一洼水草肥沃丛中，一头挂在溪滩山风口，日月一长，这身量、精神、气力和毛色竟大相径庭了！上村周遭黄不拉叽裸露杂乱，入目凄凄，仅有一群老祖宗遗留下来尚称雅致可目、翘顶雕梁的古式农舍，在那里接收日月星光寒暑风雨的照拂，叫人揪心，不忍卒睹。

下村，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到处林木扶疏、生机盎然。一幢幢瓦亮窗明熠熠生辉的新式楼房和翻修齐整的古建筑，杂陈交相，集古代文明和现代富庶于一体，错落有致地荫隐在绿色的山脚下。在如今显得一贫一富一壮一瘦一寒一暖的两个村落前面，是一条从远处山间宛如长蛇般弯弯曲曲穿越而来、到了村前突然变成平缓舒漫静静掠过的山溪。这一湾绿汪汪的溪水，经年累月给人们以默默的献予。

两个村落的后头，则是五座造型独特的山头，它们像五兄弟一样各有其名：金、木、水、火、土。传说很久以前金岭有金可挖；木岭古木参天；水岭泉水叮咚；火岭巨岩赤赤；土岭泥黑草肥。因而据实称呼。又由于远眺酷似五只猛兽竞相扑向那山溪嬉水作耍的架势，形象逼真，因而人们又根据其形态各取别号：金岭为虎岭；木岭为熊岭；水岭为豹岭；火岭为狼岭；土岭为猴岭。统称为兽岭，又叫五岭、五兽山。

据乡志记载：上村吴姓人家系距今上千年的一个吴姓卿相后代；下村的王姓据传又是与此相国同时代的一个著名改革家后裔的一支迁徙到这里来的。当年他们之间虽为姻亲，但在官场却水火难容，在宦海中你浮我沉新仇旧恨若恩似怨总是难以说清，至今还给人们留下迷津。

“人生常恨水常东”。对于这般历史悠久，文明有载，地灵人杰的溪畔山村，常常招徕一些文人史士，他们盘根究源，反复考证，写出了一篇篇可以作为史料的文章。

六十年前，兽岭上村还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人丁并不兴旺，村落倒很齐整，当丁字巷的下院里“呱呱”地降生了一个男孩时，满村子的人都风快地传遍了。“物以稀为贵”，好不容易添丁降子，谁不欢喜。这小孩的父亲初通文墨，给小孩取名吴景山，小号山仔。山仔自然同其他农家稀罕男儿一样金贵，长到七八岁光景，也送到溪东的乡立小学里读书。

一眨眼几年光景晃荡过去。山仔渐渐也出落成一个熊腰

虎背、牛高马大的男子汉了。村上人喜说别人吉利话。那巨岩般额头，有说是“天庭饱满，吉人天相”的；那铜铃似的一双大眼，也被视为“目光炯炯，心有灵气”的；就连那两瓣厚厚的嘴唇，说起话来能塞得一捆柴的大嘴巴，也有恭维说是“男人嘴宽，吃得四方”的。似乎将来真的会出落为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

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北边战事失利，连连败退，难免渐渐显现出“末代王朝”的态势。“抽壮丁”已成为这个时期江南乡间的一个“猛于虎”的“苛政”。按一九三七年颁发的《兵役法》规定是“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可是后来就乱了套，县、区、乡层层布置，各个保、甲清查户籍，大凡青壮男子统统列入应征对象，除了缺胳膊断腿歪嘴巴斜眼睛和单丁者外都要先后抽签送往“前线”，弄得家家户户人心惶惶。有本事有脸面有钱粮的人通过打点送礼，变着法儿涂改户口，加减年龄，便能免于抽丁；再者有人愿出高价去买专以“卖壮丁”为业的兵痞子顶替。而吴景山家是“双丁”，他又是老大，这回抽到他是大门头的石狮子明摆着的了。

在人们的记忆里，似乎吴景山是全乡唯一的“自愿抽丁”的青年。历来“壮丁”都是抓捕归来，五花大绑送走。能这么“自愿抽丁”，省了乡丁、保队副们多少腿脚功夫！所以，他是破例没有被捆绑的一个“新兵”。

到了新兵营，他的心一下凉了。原以为是可以寻得机会逃脱的，现在才知道并非易事。军营里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捱过了几个月光景，把吴景山这个堂堂之躯，折磨得像从太平间里拉出来的活尸。连那滴骨溜溜的一对大眼，也变得呆

滞失色如痴如傻黯然无光了。原先所固有的兽岭遗风自以为“高贵血统”后裔的优越心理也被打得破碎殆尽了。有一回，一个他所瞧不起的叫化子一样猴头巴脑的兵油子竟也欺负他，实在有些忍不住了，闪在一旁后竟脱口骂道：“你算什么野种，我的老祖宗是宋代堂堂的相国公呢？碰你这号人的手还嫌脏。”此话未出口犹可，那兵油子本也打歇手了。这么一来，那家伙占着那天班长进城抽大烟嫖女人一时三刻回不来，班里由他称大的档儿，便大耍淫威，吼着叫来执法队的两个兵把他结结实实地吊到一株臭樟树下，然后用皮带再一下一下地抽，直抽得他死去活来，差一点只有出得气没有进的气的时候才问他：“你祖宗的鸡巴还管不管用？”他只得答道：“是，不管用了”方罢休。吃了这次亏，他再也不敢嘴头子硬了。

因为“前线”战事紧急，不久这新兵营就奉命把“壮丁”补充到正在开仗的队伍里去。开拔前的夜晚，吴景山十分害怕。他想，尽管在新兵连里遭罪受苦，只要忍着点，总还没有掉脑袋的危险。这一上“前线”，可不是闹着玩的，听说共产党军队个个神将天兵，这不分明自己将要死到临头了吗！

翌日，这几百号披上“黄狗皮”的新兵，被推上哼哧哼哧的火车，也不知往那儿开，只觉得似乎捱过了一天一夜的光景，来到了一个城市（后来才知道是安徽的蚌埠），大家都还处于迷迷糊糊浑浑噩噩昏昏冥冥之中，共产党军队的队伍早已势如破竹般地攻打了过来，他们结堆顺水一溜儿当了“俘虏”。

被俘之初，吴景山惊恐万状，以为这“俘虏营”比那“新兵营”还要受罪十分。可是几天下来，却喜欢起这“俘虏营”来，这时他懂得“解放军优待俘虏”的道理。

由于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南下，他们这些没开过仗，却只剩下半条命的“壮丁”，只作些一般宣传教育之类，待到身体将养的差不离，个个脸上有了血色，腮帮有些肉块，部队上才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政策：愿留者，补入解放军，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不愿留者，发给盘缠散自回家。吴景山听到后面这一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要高声喊出“我愿回家”这句话时，只听见大坪上的数百名“解放”弟兄们齐唰唰地接连响应道：“我们要参加解放军！我们要参加解放军！”大家都是这么个声调，自己一个人好意思提出要回家？因而只得改换舌尖，也附和着跟人家一样吆喊起来。

不久，他所在部队，编入了海军序列，他还当上了班长。在“一江山岛”战斗中又立了功，入了党，并被提为副排长。

此时，部队批准他回家探亲了。

他同任何离乡的游子一样，对阔别数年的家乡充满着无限的眷念。如今虽不算是“衣锦还乡”，经过“兽岭人家”的牌坊踏上故土，可也称得上“混了人样”归来。遗憾的是他的父母在他受苦受难时就相继去世，家中只有一个尚未娶亲的弟弟景涛在农业社开拖拉机。兄弟相见，拜哭父母在天之灵，尔后相叙相诉，多少欢乐，多少伤悲。

刚回乡那几天，他虽说是住在弟弟家，可连日里东家请、西家喝，连弟弟也搭上。上村吴家皆同宗同祖，房前屋后邻居还可算“同房头”或“隔壁房”的本家人，现今大家见他胸前挂着“叮叮当当”的几面军功章，配上齐整崭新的蓝色水兵服，圆顶大盖飘带帽，让人瞧着说多神气有多神气，说多风光有多风光。似这等的本家，这等的亲缘，这等的英雄人物，谁个不想沾着点光啊，在席间，吴景山难免亦真亦假大拉大吹地摆起自己如何勇敢，如何机智，如何杀敌的功劳来。只是对其在国民党军队“新兵营”的遭遇和如何变成解放军这段经历却讳莫如深。当有人好奇地寻根究底询问到这一节儿时，他便虚晃几句敷衍过去。

吴景山这趟回来，说是探亲（他早知父母双亡，只剩下一个同胞兄弟了），其实也想借机说上个媳妇。在那时节，二十五六岁的男子，再不提亲，可要担心打单身哩！正当他为此事沮丧的当儿，真是天赐良缘，他遇上了一位赛似天仙而又一见倾心的女人。

那天，他刚从五婶家吃罢午宴出来，偕同胞弟醉眼朦胧地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深巷的石卵路上往回走时，就在丁字巷下院对面古亭子里，悠悠荡荡地晃过来一人顿而使他周身为之一震的女子——王金英。他盯起一双大眼呆呆扫去，这女子大约已有二十岁年纪，细条均称的个头，上下透出一股像熟黄爪般丰满结实的身段。尤其是那挺实如两座山峰似的酥胸，会把男人的魂儿勾了去。在这五尺宽的窄巷里，两人相遇，像有静电感应似地相互瞧得清盯得深望得痴。再细瞧那女的满头柔软青丝，像仙女下凡时束结在背后，何等飘逸迷人；一

绺散落有致，浓淡相宜的刘海披在她那宽窄恰适的额前；一对双眼皮的丹凤眼黑白分明，旋转自如，那里头似有万丈深情要对你倾诉，又像有几多淡淡的忧愁祈望别人为她排解；鸭蛋青中带有粉红色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对酒窝儿，胜似清湖涟漪，荡荡漾漾，叫人心旌神摇。

这一盯虽无半句言语，可把吴景山的大魂儿给勾出了窍，顿而浑身的酒气驱散殆尽。待错闪过去之后，连忙问弟弟景涛：“涛涛，这女子是……”

“家秋的媳妇，去年春上从下村讨来的。”他弟弟并不经意地答道，可他听了却像骤然间掉进大冰窟，骨子里都透着凉。

“家秋？不就是小时候常常烂眼角的家伙吗！”他还不甘就此而止。

“是啊，而今眼角倒不烂，头发可是脱光啦。”

“变痢痢啦！怎么弄得？”

景涛见哥哥关心人家，便详细地回道：“家秋讨女人后为还债，没白天黑夜地偷着驮树到隔壁县赶圩卖高价，票子倒是搂回了一些，可他时常背着几百斤重的木头，担心受怕地赶山路，还要遭风雨，晒太阳，恐怕是久了抗不了，结果把身子骨给撸垮了，暴病一场之后头发就掉光了，现在还病歪歪地窝在铺上。我瞧这女人煞气重呢！”

“哦……”吴景山本来下句话要说“真是痢汉娶好妻”的，细听了弟弟的叙述后自然打住了。可心潮依旧澎湃，只觉得一阵一阵地涌上说不出来的一种祈望。

吴景山的家住丁字巷的下院，离古亭只有一箭之地。穿过古亭有一座古式双孔拱桥，桥的两头自然成了洗衣妇们的埠头。吴家秋家就坐落在拱桥的南端。他如今卧病在床，老母亲又瞎着眼不出门，这家中里里外外活计都只得由妻子王金英操持。不知怎的，这两天王金英格外喜欢上埠头洗涤家什和挑桶打水什么的，上上下下还时不时地拿眼往古亭边瞅觑。上下坡，腿脚也特别有响声，一反往日老是拖着懊丧的步履懒洋洋地挪动的样子。好两天，这洗涤的家什都洗遍了，她就找着茬儿穿巷子，上下院无事没事地串门子。

她原是中等人家女儿，初识文字。因为家父同家翁是上下村有名的世交，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订了亲。待到长大后，原也想趁解放后婚姻自由，自己也来自主自主，可经不住家秋这冤家三天两头往父母亲跟前窜。这后生人憨心实、勤俭利索，人面上也还瞧得过去，他父亲亡故后只有一个瞎眼母亲在跟前，也怪可怜见的。她再寻思着他家虽然中落，可单家独户，上无人管束，下无所磕碰，旁没人挑眼，来去竟自由，这等婆家也是难挑的，于是就答应嫁了过去。谁知自己命相太硬，没半年功夫，把丈夫的头发给克光了。如今像头瘟白猪似地缩在床上，还得自己服侍着，好不懊恼。开始那阵，她还以为病病痛痛谁家都有，捱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谁知道冤家竟越来越叫人揪心了。想想自己往后的日子，终身的依靠，就像黄连塞进口，钻心地苦。话该有缘，可自从

在巷子里遇上景涛的兄弟景山之后，自己的生命像又注进一些活水，变得不那么干巴了。想想那天自己心腔里的跳荡，脸上的羞赧，步履上的蹒跚，脸脖子骤然间热涨起来，心窝里像揣着只小兔崽子，蹦跶的不行，一下倒把自己去巷子里干什么的忘得光光，立时回来坐在外间厨房里，丢了魂似的呆坐着，直拨弄着那已十分得体的发束。眼前老是闪现着吴景山的影子，忘不掉那一身深蓝色的带有白扛子大翻领水兵服，丢不下那胸前一搭子亮晶晶的金牌子（她误为金质的），赶不走那壮壮实实、高高大大的身躯。

这吴景山呢？也自有一番情态。自那扯心牵肺的一幕闪身之后，成日里像没了魂魄，跑了精神的人。正巧这几天请吃邀喝的档儿日见稀了下来，于是便无事找事地到亭子里转悠，也时不时地探视着桥头南端的人家，每每隔溪四目相视，痴痴地传递钟情。接下来，他便寻思着如何寻机会“破门而入”了。啊，对了，家秋算来还是叔字辈的堂亲，从小又是常在一块儿上学，抓鱼摸虾掏鸟蛋的，好得“拉尿可以浇饭吃”，这会儿人家生病了，还能不去瞧瞧？

吴家秋病歪歪地躺在里屋床上，自然不知道有客登门，瞎子娘坐在堂前揣着根小竹竿，正仰着脸望着天空静静凝思，细细自语，听着门外响动着脚步声，以瞎子特有的灵清问道：“谁呀？”吴景山原想绕道避过瞎婆子，径直往家秋里屋间，见问只得凑过去答道：“七婆，是我景山——山仔呀！我来看看你老人家和家秋叔呢！”

“喏，好呀，是山仔啊！山仔你真有心，听说啦，你真有出息，我早早就瞧出来啦（她是没几年前才青光眼瞎掉的），

你不是一般寻常孩子。”老人家说着心诚意切地拄着竹竿颤颤悠悠地仰脸挪步道：“过来，让七婆摸摸。”

这时他心里正猫抓似地欲要早些会见那光鲜女子，见老婆子亲热，只得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凑过去让她从头摸到脚。

瞎婆子边颤颤地摸边渍渍地称道，还边朝屋里喊道：“金英哪，快让我这侄子进里间坐坐呀。”

“哎，来啦！”随着金铃般的声音，王金英大红着脸奔出来，朝来客招呼道：“哦……里间坐吧，兄弟，景山他大兄弟……”

“好好好，我、我、我瞧瞧家秋。”因为他比家秋还年长着两三岁，在她面前自然就免称“叔”了。

说着他与金英又热着眼珠子对视一会儿，仿佛双方心里早有了极为合拍的默契。两张脸越发烧得厉害。

家秋浑身落了大肉，戴着一顶无沿帽，慵慵恢恢地和躺在那里。已是春末夏初暖融融的日子了，还蒙着大棉被。听声音他才勉强坐起来，见着多年离乡的山仔出息成这样，还来瞧自己，自是感动，由于神气不支，没法尽礼，只是一个劲地招呼女人：“快，倒茶，端果子。陪山仔兄弟聊聊（在江南一些地方妻子要比丈夫降一辈，所以他要女人称景山为兄弟）。”说着自己依旧缩到被窝里。

吴景山先对家秋关切地询问，安慰一番，然后把从海岛带回的鱼干、虾米之类搁到桌上。接着才落座在椅子上，边喝着桂花茶，啃着炸薯片，胖玉米什么的，同王金英从家秋的病开始聊，渐而家常，最后竟海阔天空地拉个没完，王金英听着乐不可支，满面春风地边添茶，递果，边陪着聊。见